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Ethnosociology

何俊芳◎主编

Edited by **He Junfang**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Ethnosociology

何俊芳◎主编
Edited by **He Junfang**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 何俊芳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30-4014-3

I. ①民… II. ①何… III. ①民族社会学—中国—文
集 IV. ①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8333 号

内容提要

民族社会学是一门主要运用社会学并借鉴民族学、政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和方法分析、研究当代民族现象和民族关系的学科。本文集是我国学者在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本书内容涉及广泛,既包括对我国民族社会学学科形成与发展、定位及研究现状的探讨与反思,也包括对该学科前沿理论如民族分层、族际居住隔离、民族宽容等问题的论述,还包括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及对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解读,是一本跨学科、多视角研究民族问题的重要著作。

责任编辑:纪萍萍

责任校对:孙婷婷

责任出版:刘译文

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

何俊芳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天猫旗舰店: http://zscqcb.tmall.com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87	责编邮箱: jpp99@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26.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90千字	定 价: 78.00元

ISBN 978-7-5130-4014-3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 序

2003年7月，中国获得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的举办权，经过六年的筹备，这次大会于2009年7月27日至31日在中国昆明召开。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IUAES）成立于1948年8月23日。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一天，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和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ICAES）合并到了一起。后者（ICAES）始于1865年，是众多人类学会议的产物，1934年正式创立。到1968年，这两个组织完成了法律上的合并。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既是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的成员，也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ICPHS，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Philosophy and Humanistic Studies）的成员，同时还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的成员。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学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推动人类知识进步，促进自然与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1979）上，曾发表过一项对未来世界人类学的声明草案：“从人类利益的角度看，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这样一些当代世界的主要事件，比如，环境管理问题，逐步减少不平等和重组世界秩序的压力，民族国家的未来，民族多元化和国民社会的未来，以及制度在协调具有人类基本的、衍生的生物驱动和心理驱动两者关系中所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职能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的会员遍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设有27个专业委员会，涉及民族、宗教、老龄化、妇女儿童、移民、环境保护、疫病防治、体质、语言等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系列热点问题。

在中国昆明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主题是：“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世界各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学者发表论文4000

多篇，涉及文化多样性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认同研究、宗教研究、老年人与老龄化研究、艾滋病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儿童与青少年研究、传播人类学、发展和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环境人类学、食品与营养人类学、性别研究、全球化研究、历史人类学、人文生态学、人权研究、土著知识与可持续发展、法律多元化、语言人类学、数学人类学、移民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研究、体质与分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心理人类学、体育人类学、理论人类学、旅游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紧急人类学等 30 多个专业领域或分支学科。

作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 16 届大会的组织者，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决定编辑和出版《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按照不同的专业领域或分支学科，分别出版不同主题的论文集，如都市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发展和经济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和流行病、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游牧民族研究、体质与分子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理论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以便全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同仁能够共同分享在中国举办本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的优秀学术成果。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副主席 周明甫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 黄忠彩

2009 年 7 月 14 日

目 录

主旨发言

- 族群分层、文化区隔与语言应用模式 马 戎 (3)
- 学科如何进步
- 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道路的几点看法 杨圣敏 (21)

专题发言

学科发展与相关理论

- 中国民族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赵利生 刘 敏 江 波 (51)
- 论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视角 田 敏 (60)
- 我国民族社会学经验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 基于 1998—2007 年 120 篇经验研究论文的内容分析 ... 赵锦山 (63)
- 中华民族理论 孙振玉 (71)
- 中国“民族平等”话语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一种民族社会学的解读与分析 常 宝 (86)
- 民族分层抑或民族社会分层?
- 当前中国民族社会结构的解读视角 陈 晶 (98)
- 族际健康分层研究概述 丁 娥 (115)
- 城市与移民：西方族际居住隔离研究述论 郝亚明 (129)
- 试论民族宽容 冯 润 (149)
- 俄语“民族”(нация) 概念的内涵及其论争 何俊芳 王浩宇 (158)

宗教、文化与语言研究

-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宗教工作的民族社会学考察 色 音 (175)

新疆墨玉县群众文化活动调查	李晓霞 (184)
社区环境与语言适应	
——北京少数民族社区语言专题调查研究综述	丁石庆 (192)
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族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族际交往	
.....	孟红莉 (202)

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与流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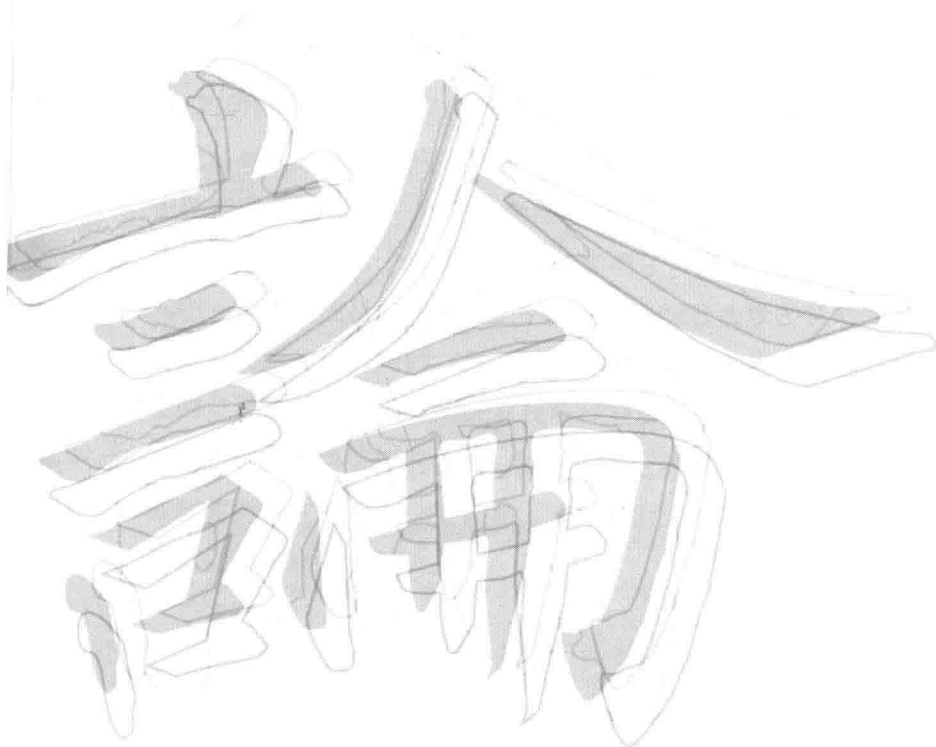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趋势	焦开山 (223)
当前中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特征	
——基于中、东部地区穆斯林群体的调查	
.....	李吉和 马冬梅 常 岚 (243)
“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	
——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	
.....	朴光星 (259)
中国保安族的群体地位和个体流动	管志翔 (276)
少数民族移民在城市中的跨族婚姻	
——对蒙古族、朝鲜族、彝族、傣族、白族、回族的调查研究	
.....	张继焦 (299)

发展与反思

全球化语境下极端主义思潮对民族关系的冲击	许 涛 (319)
发展与稳定：边疆问题及其衍生的话语政治	关 凯 (331)
反思与发展	
——基于滇西北和贵州的案例研究	王晓毅 (349)
原发基础的、利益的：转型期民族关系问题致因	
——基于内蒙古地区个案	何 群 (354)
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与民族意识研究	
——基于内蒙古 W 旗 S 嘎查的考察	张 群 (365)
民族文化的适度开发策略与乡村旅游发展	
——基于一个撒拉族村落“农家乐”实践经验的讨论	
.....	良警宇 李如月 仲 兴 (376)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与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思考	徐 平 (389)
旗帜不变，稳住阵脚，调整思路，务实改革	
——对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解读	马 戎 (397)
后记	(414)

主旨发言



族群分层、文化区隔与语言应用模式

马 戎^①

社会学这个学科自 1952 年“院系调整”被取消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 70 年代末才逐步重新恢复。此时国际社会学界跟随各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变迁已经在研究主题、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重新恢复的中国社会学是在努力追赶国际社会学发展的足迹，并试图结合中国实际国情进行自己的学术创新。

中国学者对于国内边疆群体的研究工作在 1949 年以前吸收了不同学科的学术营养，其中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在一些地区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一定成绩^②。1952 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关的研究人员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研究所，相关的研究工作长期在“民族研究”这个大框架下开展，并被纳入党的“民族工作”的轨道，一方面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批判各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理论”^③；另一方面也深深地介入“民族识别”等党和政府的各项具体工作事务中。这个传统也深深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中国各著名综合大学的社会学系几乎没有人专门研究民族和族群问题，我国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学者仍然集中在各民族院校的“民族学”专业任教或在民族研究所工作，延续把斯大林民族著述奉为理论基础和经典著作的传统，因此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与西方社会学的“种族与族群研究”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局面无疑对我国族群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开拓创新带来一定影响。

①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② 如费孝通的大瑶山调查、李安宅的藏区研究等。

③ 具有代表性的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蒋介石：《中国之命运》，重庆：正中书局出版社，1943 年版，第 2 页），及蒋介石在 1942 年 8 月西宁讲话中提出的“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等观点。

本文将首先讨论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学核心领域“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成果的借鉴,指出中国学者应当注意存在于中国少数民族与美国少数种族之间在群体历史与语言文化方面的重要差异,随后将重点讨论中国国内的语言使用格局和区域分布,并探讨在这样一个语言使用与学习格局中应当如何思考相应的学校教育语言体系,从而为各族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繁荣创造一个适宜的语言交流模式与语言学习环境。

1. 社会学关于“族群分层与流动”的研究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是社会学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核心概念,也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专题和分析视角,而“族群分层与流动”(ethnic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则是社会学研究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群体关系的核心概念^①,研究的是各群体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以及各群体在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上升渠道和机会概率。换言之,就是调查与分析各族群在社会结构中是否出现“群体性倾斜与失衡”现象,分析各族群成员在争取个人向上流动时是否可获得大致相同的机会。

在一个主张并努力争取实现种族/族群平等的国家,当社会学家们发现某族群处于“群体性劣势”的状态,其成员的上升渠道遇到制度性障碍并导致族群分层结构发展态势趋于恶化时,那么,学者们就需要根据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出必要的政策调整建议,在制度上创造出能够帮助“弱势群体”成员排除各种阻碍、实现社会流动的新机制。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美国社会中存在严重的学校种族隔离和就业歧视现象,美国学者们提出了通过立法、行政和财政手段废除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主张和具体实施措施,同时针对著名高校招生中少数族裔学生录取比例过低的现象,学者们联合各界进步人士推动了“肯定性行动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或译

① Glazer, Nathan and Daniel Moynihan, eds.: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6.

“平权法案”）在联邦议会的通过与实施^①，使美国著名大学（如 8 所常春藤名校）本科招生中的黑人比例接近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而逐渐培育出黑人中产阶级和一批活跃在各领域的黑人精英，这改善了美国的“族群分层”结构和优秀黑人青年在社会结构中向上流动的机会。由此可见，“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在认识多族群社会中族群关系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提出改进思路与具体措施方面，确实非常重要。

2. 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需借鉴西方学术成果，但应避免“路径依赖”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这一研究领域，并努力借鉴国外的研究思路和经典案例来开展国内的专题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包括对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各民族受教育结构、劳动力行业与职业结构数据开展的比较分析^②，也包括在不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的专题实证调查（城乡居住格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双语教育、族际社交网络、人口流动、大学生就业、族群收入差距等）^③。尽管在这个领域及相关专题方面发表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但这些成果表明，中国的“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已经起步而且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族群分层与流动”这个社会学术核心概念是美国学者首先提出的，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经典研究（特别是量化分析）的对象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数据与案例^④，这与美国种族矛盾比较突出的历史背景以及美国应用社会学研究比

① Simpson, George and Milton Yinger: “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5, 5th edition.

② 马戎、潘乃谷：《居住形式、社会交往与蒙汉民族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9 年第 3 期，第 179-192 页；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年版；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66-295 页；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1-15 页。

③ 马戎：《少数民族群的现代化发展与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 年第 3 期，第 136-156 页；菅志翔：《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基本状况分析》，载马戎主编《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与就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60 页；马忠才：《西部少数民族的社会变迁与族群分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12 年。

④ 马戎编著：《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26-226 页。

较发达、社会调查数据比较丰富且有密切联系，中国学者可以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借鉴许多东西。我最近一直在想，中国学者注意吸收美国族群分层研究的学术积累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美国社会的种族/族群关系毕竟与中国社会的族群关系（包括历史与现状）存在重要差异，中国学者在思考中国的族群分层问题并开展实证研究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我们在借鉴美国研究成果时需要注意避免出现文献阅读和研究设计中的“路径依赖”，不能完全跟着西方学者的足迹走。

3. 美国“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的特点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建国并以欧洲白人移民及其后裔为人口主体的国家。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人口规模很小并聚居在西部偏远贫瘠的“保留地”^①。尽管有些部落（纳瓦霍人）由于语法特殊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甚至在“二战”期间成为美军特定“密码”，但是北美印第安人部落在历史上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统^②，也没有可与白人主流文化相抗争的语言体系、宗教体系和文化传统。目前美国印第安人已通用英语，但在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对美国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正是由于印第安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边缘地位，长期以来印第安人研究在美国族群问题研究中一直十分边缘，没有受到主流社会学者们的重视。

但是美国黑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自16世纪开始的奴隶贸易使大约上千万的黑人被贩卖到美洲，黑人构成美国人口和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北战争后黑人摆脱了奴隶身份并开始向北部和西部迁移。2010年黑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2.6%，而且99%居住在城镇，黑人在许多城市中（包括首都华盛顿）已占人口半数以上^③。人口规模和高度城市化使得黑人在美国政治

① 根据美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合计为290万，占美国人口的0.9%。

② 印第安语包括十几个语族，至今没有公认的语言分类，（中南美洲）有些印第安语已有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504页）。

③ 1960年华盛顿市黑人占总人口半数以上，1980年黑人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城市有9个（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与社会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美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都与黑人问题密切相关，例如，20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运动几乎撕裂了美国社会^①。所以，美国学者的种族/族群研究对象长期以来集中在白人—黑人关系上，相关的族群分层与流动研究也大多以黑人群体为对象。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经过了几百年与白人的共处并曾长期处在从属的奴隶地位，美国黑人的语言（英语）和宗教信仰（新教、天主教）已经与白人主流社会趋于一致。换言之，黑人奴隶与白人奴隶主之间长期存在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种族偏见，但是不存在明显的语言隔阂与宗教冲突，即不存在文化区隔。同时，尽管在居住街区层面存在一定的“种族居住隔离”，但是黑人已经与白人同样分布到全美各州各城市并在各行各业就业，不存在较大地理行政单元的“行政区划区隔”。因此，只要把美国宪法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精神真正落实到黑人公民身上，为黑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通过几代人的社会流动，就可能出现种族关系的改善和传统矛盾的化解，马丁·路德·金博士的“黑人梦”就可以实现。

4. 中国几个主要少数民族与美国族群问题的不同之处

中国三个重要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的情况与美国少数民族的情况相比，有几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第一，这些群体虽然在历史上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地域迁移，但迁移的范围仍在东亚大陆这片土地上，近几百年他们作为本地居民已经在现居住地扎下根来。这与美国各移民群体（如白人、黑人、亚裔、拉丁美洲裔）跨越大洋、洲际迁移的历史不同。

第二，这些族群在历史上各自发展出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尽管其宗教信仰（佛教、伊斯兰教）的源头可能来自境外，但是在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这些群体已经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灿烂文明体系。中国主要少数民族的文化积累和传统文化体系与北美土著印第安人的文化积累不可同日而语，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这些文明并不逊色于中国东部汉人

①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47—587页。

创造的中原文明。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说法,中国存在西部的“藏文化集团”“(穆斯林)回文化集团”和中原地区的“汉文化集团”这三大文化集团^①。尽管这些文明体系与中原文明之间已有许多实际的交流融汇与互相渗透,但是彼此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异。这与美国黑人与白人在文化上(语言、宗教)具有较高同质性的情况全然不同。

第三,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大(如维吾尔族人口已过千万、藏族人口 628 万,蒙古族人口 600 万)并高度聚居在政府为这些族群建立的自治区。在中国的地理行政区划结构中存在“民族自治地方”和非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区隔”,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约占中国陆地面积的 64%。因此,少数民族在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发展、文化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这与仅占美国领土面积 2.4% 的土著印第安人“保留地”的情况,以及与散布到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的美国黑人的情况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

第四,这些族群的语言(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是本族聚居区的主要交流工具,本族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藏传佛教)、传统价值伦理、生活习俗(饮食禁忌、婚俗葬俗等)是当地文化生活的基调。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几个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族群人口与汉族人口之间存在着界限清晰、色彩鲜明的文化区隔。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场景中研究族群关系,所需要关注的专题就不应当仅限于研究“族群分层和流动”,并且,影响少数民族群成员参与社会流动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问题。正是由于中国各族聚居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区隔,于是使用哪种语言文字作为公共活动工具语言和学校教学语言便成为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议题。它既涉及当地族群的文化自信、尊严和文化遗产,也涉及全国性就业市场对于工具性语言(汉语普通话)的倾向性偏好。而这个“族群文化区隔”在美国传统的白人—黑人种族关系研究中是被忽略的。美国学者也曾发表一些对于族群语言、宗教差异的实证性调查文献,但是这些研究的对象偏重于新移民(如来自亚洲的华裔、越南裔或来自拉丁美洲的墨西哥裔、古巴裔),美国推行的“双语教育”实际上是要引导新移民从母语过渡到英语。所以,如果我

^① 顾颉刚:《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80 页。

们在开展国内族群研究时主要借鉴的是美国白人—黑人关系的研究成果，研究的主题集中于“族群分层与流动”，分析的指标体系方面主要关注教育程度、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族群比较，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忽略中国国情中的“族群文化区隔”这个重要的社会现实。

5. 中国西部地区的“族群文化区隔”

在中国一些地区的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族群文化区隔”也许可以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不同的语言文字是群体间最凸显、最重要的文化差异，宗教传承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生活习俗（如饮食禁忌）又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一个社会中存在的“族群文化区隔”必然影响社会结构中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流动。这三个方面中，最直接影响族群之间交流、相互理解与建立合作关系的是语言差异，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中的“族群文化区隔”也可先从语言差异入手。中国的几个重要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与文字体系，如维吾尔语和蒙古语分属于阿尔泰语系下的两个语族，藏语属汉藏语系，这几种语言无论在发音、词汇还是语法等方面都与汉语普通话之间有很大差异。

因此，在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语言应用和学校里的语言学习模式显然不可能与美国社会一样。美国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已通用英语，那些以个人或家庭为单元零星迁入美国的新移民为了适应新社会，具有很高的英语学习热情，他们对就业市场把掌握英语作为基本要求视为理所当然，并不反感。因此，即使在部分少数族裔家庭和少数民族社区内有些人继续使用母语交流，但是在美国政府机构、公共部门、服务业和学校通用的工具性语言依然是英语。在中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南疆和藏区，一方面，民众使用的主要语言仍然是自己的母语，母语是民众日常生活和人际交流中的重要工具性语言，当地居民也缺乏在日常对话中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另一方面，汉语普通话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行政部门、经济活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主要工具性语言。当地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应该如何选择语言学习？这两种工具性语言之间无疑存在某种冲突。因此，在研究中国族群关系时，承认在语言文字领域中存在“族群文化区隔”，在公共空间和教育体